

风物咏

# 追忆西泥湾

林红宾

我的少年时代，家乡的西山脚下，有一个占地三亩许的大湾，大湾西侧，是一个黄土陡坡，那黄土很黏很硬，是烧制土陶的上乘材料。由于岁深日久，风雨剥蚀，黄土陡坡上的条条沟壑有如老人脸上的皱纹，那道道泥柱宛若钟乳石一般。每到三伏六月，山云飞来，就会洒下一场山雨。雨水从山上流下来，挟带着黄土充斥着大湾，积水被染得黄濛濛红滢滢的，俨然老人熬制的一锅高粱面粥。即便不下雨的时候，大湾也显得浑浑浊浊，看不到底，不知有几多深。

西泥湾原是冲积洼地，土质特好，乡亲们总愿来此搬土积肥，久而久之，形成了一个老大的深坑，雨水融入，形成大湾。大湾周围的土地极为肥沃，河蓼子、水碗豆、菖蒲、菊芋等喜水植物捷足先登，在湾边疯长，密密匝匝，葳蕤生光。站在西山之巅俯瞰，西泥湾就像大地的眼睛，这些喜水植物如同浓黑的睫毛，将大湾装扮得眉清目秀。山风徐来，水波粼粼，宛若秋波浮动，楚楚动人。

西泥湾里的青蛙多，有的黄牉牉的，有的绿莹莹的，有的黑乎乎的，有的白爽爽的，脊梁上几乎都有几条白杠杠，呈流线形。那儿是青蛙的国度，青蛙的歌坛，谁也数不清那儿有多少青蛙。它们在湾边的草棵下面扒出个小洞洞，头朝大湾蹲在里面，纹丝不动，闭目养神，抑或回忆过往的事情。骤来激情，只要一个领唱，其余的纷纷响应，“呱呱呱”，“啾啾啾”，如擂小鼓，似击木琴，谁也不甘落后，虽然没有统一指挥，唱得杂乱无章，却唱得那么动情，那么较劲，唯恐被遗忘了似的。它们听觉特灵，若有风吹草动，以为危险将至，立马行动，拉一道弧线，姿势优美地跳入水中，起初不露头，停不

大一会儿，就憋不住了，相继浮出水面，后腿撇开，脑袋昂起，机警地环顾一番，见一场虚惊，复来兴致，依旧放歌游戏。

有时，水蛇也前来打家劫舍，偷袭青蛙，在水面上蜿蜒而过，样子很难看，于是成为我们追歼痛打的对象。有时水草丛中传来青蛙的呻吟，我们便知青蛙遇难，循向察看，果然是水蛇在残忍地吞噬青蛙。我们义愤填膺，捞起石块群起而攻之，水蛇自然在劫难逃。

夏天的中午，我和伙伴们常到西泥湾洗澡。未到近前，都蹑手蹑脚地往前走，唯恐吓跑青蛙。到了湾边，只要双手朝草棵下一捂，准能捉到青蛙，有时一下子能捂两只。我们捉青蛙，纯粹为了刺激，为了好胜，把玩一番，便将其放生。一次，有个伙伴居然捂到一条水蛇，吓得惶遽无措，跺脚尖叫。我们大叫：“水蛇，赶快扔掉！”他才回过神来，慌忙松手。水蛇旋即逃之夭夭。幸亏那条水蛇没有毒，倘若是毒蛇，可就糟啦！

孩子们在湾边摘几片荷叶或者豆叶，搓揉软了，用以塞好鼻孔和耳孔，使之呛不进水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就像青蛙一样“噗通”“噗通”跳进水中。我一向胆小，只能头朝湾边手扯水草，试着学“小狗刨”戏水。学了几次，尽管熟练了，仍不敢往深处走，更不敢扎猛子和仰泳。有次，几个伙伴许是事先商量好了，趁我没有防备，两个人架着我往湾中央使劲一扔，我身不由己地划向深水区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觉得西泥湾不啻一片汪洋。出于本能，挥动双臂频频击水，竭力挣扎，慌乱之中着实灌了几口浑水，被呛得不轻。说来真是怪事，当我横下心来“小狗刨”，居然不沉底了，毫不费力地游到岸边。我余兴未尽，又绕湾游了一圈，扎猛

子、仰泳等姿势全用上了。我感激伙伴们，如果没有他们的恶作剧，我是迟迟不敢下水的。通过这件小事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不管干什么事情，不痛下决心是不行的。

有时在下水之前，我们先用黑淤泥抹在头上肚皮上，自称是窦尔敦、李元霸、程咬金、李逵什么的，这都是赶山会时在戏台上看到的黑头花脸。他们武艺超群英勇无敌。我们佩服这些英雄好汉，就摹仿他们，扎扎扎唔呀呀乱吼一通，然后跳进水中打水仗。

西泥湾是村里孩子们的游泳训练场，说不清有多少顽童在这里训练过。西泥湾似乎对乡亲们格外多情，从我记事起，湾中从未淹死过人。除此之外，倘若久旱无雨，乡亲们就用它灌溉周围的庄稼。

在我上中学时，村里的人口逐年增多，土地渐渐不够用了，只得将村西的河流改到西山脚下，将河床开垦成粮田，西泥湾自然而然的就被当作新河道了。

我们都为西泥湾的厄运而痛心，从今后，村里的后生们根本不知道早年村西还有这么一处大好景致。

时光流逝真如白驹过隙，一晃眼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西泥湾旧址两侧全部变成了果园，阳春三月，苹果花盛开，斑斓多姿，芬芳馥郁，一树树，一片片，宛若花的海洋；金秋十月，苹果成熟，累累果实压弯了枝头，仿佛满天璀璨的星斗。乡亲们都在果园里辛勤劳作，修剪去多余的枝叶，让艳阳镀红又大又圆的苹果。人们都在珍惜幸福，歌唱爱情，憧憬更新更美的生活！

哦，西泥湾，我梦中的西泥湾，我童年的摇篮！啊，西泥湾，旧貌换新颜，恰如凤凰涅槃！

诗歌港

## 河套湿地组曲

孙洪鹏

春

远远看去

柳树生烟了，杨树生烟了  
各种树密集的林梢生烟了  
这片大水生烟了

最先火起来的  
是水中的鸕鶿  
摄影家用长枪短炮  
猎取一对对早春的爱情

从水中跳起来的  
不只是波浪和鱼儿  
还有芦苇和菖蒲  
在大水的宠溺下  
唱出的蓬勃音乐  
且每天都在拔高音阶  
扩大合唱的阵容  
音色碧绿，干净

夏

夕照下，没有风的湿地  
安娴的淡和金色的咸  
鲜美了这片大水  
蒲苇，岸树，青草  
在归鸟的鸣叫中，寂静

山看见山，水看见水  
菖蒲看见菖蒲  
白鹭看见白鹭  
美好，安静  
一起哄着  
南塘里的睡莲

一道光，加宽加长  
在河套匍匐下来  
不错，它将是诸多回忆中  
最明亮的一道闪电

秋

大水长出了长长的羽翎  
一个夏天，芦苇的羽翼渐丰  
翅膀硬了，羽毛白了  
秋水、芦苇，与白鹭相约，  
某一天与落霞齐飞

伫立十二级台阶的玉带桥上  
俯瞰秋风兴波  
大水载着满天的云朵  
从北岸运到南岸

秋月照着河套湿地  
斑头鸭把岸边的云朵  
运进茂密的蒲苇深处  
让人想起秋收的母亲

冬

下雪了，湿地一片洁白  
空中到处飞舞着翅膀  
那最大的雪花  
是西海飞来的海鸥  
那落地不化的  
是即兴的芦花

这一切，被岸边  
静立的白鹭收藏  
大水结冰了，薄薄的一层  
水鸟在冰上如履平地  
这一跑  
冬天的湿地也轻盈了

# 乡村的早晨

安文

一个平常的工作日，早晨，我沿着河边小路舒展腰肢，缓行慢跑，内心因早起运动而愉悦。

清晨六点的空气中，有点风，微微的清凉；有些雾，隐住了远处山峦上的风车。太阳刚刚升起一丈余高，像从玻璃后窥视着大地，光芒有些软弱无力，但又恰到好处，让这个不凉不热的夏日清晨显得更加美好。

小河伴着小路，小路伴着小河，安静地向南伸延。不多日之前干涸的小河，在一场淋漓的雨后，新蓄了水，清清的、薄薄的，看不出流动。河中的蒲苇，紧密相依，像修竹般挺立，中间结出了软软的松香色小棒槌。蒲苇旁边，顺着河道挤满了丛茂的芦苇，齐刷刷地向南偏着头。我猜想，那是几日前骤雨狂风留下的印痕吧？一只小鸟在苇林中穿过，是只落单的麻雀。

天空中，抬头可见许多的鸟儿。远处，一只白鹭，在绿色的山的影幕前翩翩起舞，愈发映衬出它的洁白。麻雀是最常见的，有时看不到它们隐在树木草丛中的影子，却能听见它们叽叽喳喳的吵闹。喜鹊嘎嘎地自头顶从容而过，雉鸡“咯咯”的鸣叫声从果园中传来。穿着黑

白色简洁而不失华贵礼服的燕子，身姿矫捷，一只跟在另一只的身后，不断变换着路线，飞着飞着，前面带路的那只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迅速折返，另一只紧随其后。还有几只燕子，优雅地立于跨在小河上的几根电线上，低声耳语，纹丝不动，仿佛电线上自带的瓷制连接点。

蓦地，一群鸽子不知从哪里飞出，扑闪着羽翅在空中盘旋，姿态优雅，举止娴静。前方水泥路上，一只披着黑白斑纹羽毛，顶着漂亮花冠，有着啄木鸟一样长喙的吉祥鸟，在前后逡巡，它在寻找食物，抑或是等待伴侣。空中，还有不知名的婉转动听的鸟鸣……

小河水里，突然冒出呱呱两声癞蛤蟆叫声，短暂的鸣叫后又沉寂了。它们藏在水面下和杂草丛中，继续做那与它们容貌极不相配的高贵的梦。我的脚步声，惊了河边野柳上的一只鸣蝉，它抖动透明的薄翼，尾部洒下一串线珠，惶惶飞向了河对岸。

小路边是恣意生长的野树杂花，有艾蒿，有荆花，还有几棵随意生长的桃杏，桃树上结了绿色的毛桃和红艳的扁桃。我信手撷取了艾蒿和荆花的嫩尖，放在鼻子前细嗅，闻取那岁月沉淀的味道。味道里有我遥远的童年。

早晨的山野，到处是深深浅浅的绿，疏疏密密的绿，层层叠叠的绿。远处有一望无际的果园，近处有亮绿的玉米地，碧绿的菜园。整齐的畦畦里，有低矮的辣椒，缀着浅紫色状如蝴蝶般小花的芸豆藤，一行行绿油油的韭菜，还有吊在蔓上、头戴小黄帽、身穿翡翠绿衣的清脆小黄瓜。

一只很小的花猫，蹭到我跟前，用它毛茸茸的尾巴一下一下地轻拂我的脚踝。自小时候在农村老家养过猫狗后，成年后再无兴趣。此刻，我却对它心生欢喜。

我喜欢河边大自然的景色和味道。一切似乎杂乱无章，又自由和谐。

七点，薄雾已被太阳驱散了，远山和村庄浮现出来。太阳终究是强悍的。

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，我会喜欢这里的一条小路，一条小河，一棵树……不几年后，我还是会离开这里，逐渐淡忘这个地方，就像淡忘以前工作过的、曾经熟悉而又陌生的那几个小镇一样。没有留恋，也不必在亘古不变的时间流逝中惘然。我愿化作吹过夏天枣林的一缕风，挟着淡黄色微小质朴枣花的清香，去往一个遥远的，充满梦幻的地方。